

# 沧桑正道

高建英 ◎编著

即使不再牵手，

也不会有太多的悲伤……

我真的希望，在这美丽的心情里，  
们双双老去，步履蹒跚满头飞霜地回首往事，  
生活谱下最精彩、最激动、最难以忘怀的乐章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校园精典小说选

# 沧桑正道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

I . 校 ... II . 高 ... III 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 
—当代 IV . I247 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---

封面设计:张娜
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**校园经典小说选**

**高建英 主编**

---

**内蒙古人民出版社**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 - 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/I · 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 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## 内容简介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苏东坡苏大家的传世绝句，吸引了千古无数文人流连左右，留下了无数动人笔墨，估计把所有的诗篇抄在白纸上应该能把西湖绕上几圈了，真可谓是三步一诗五步一词，隔三差五还有个小曲，什么叫文化底蕴，这就叫文化底蕴，标准闲话。

金秋十月，西湖已尽褪夏装，披上了秋衣，荷花已谢尽，秋风拂过，湖面一片涟漪，不知从何处飘来了桂花的香气，水木风深深得吸了一口气，大大得伸了个懒腰，瘫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：“好舒服啊!!!! 让我懒一下。”总算是说动这位大小姐休息会了，连着走了三个多小时了，累倒不累，总觉得把那么好的时间浪费在商场有点亏。





# 1

沧桑正道

“不是吧？又红灯，我说你是不是专挑红灯的路走啊？”水木风不可思议得睁大了双眼，斜斜地看了司机一眼，任谁也不舒服啊，火车城站到 H 大学，小三十分钟的路，愣是开了一个小时还没到，怎么

叫人不怀疑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杀猪”，“你是不是看我外地人好欺负啊？我很肥吗？”“哪……哪能呢？”出租车司机悔得连肠子都青了，早知道就先交班了，碰上这么个主，交通堵塞也就罢了，大不了耽误回家让老婆念叨几句，居然还这么难说话，这客人临上车的时候态度可不是这样的呀！现在投诉电话太厉害，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停牌，死也不能得罪客人，“杭州的路现在就是这样，你看现在大家都下班了，最忙的时候，城西这倒好，要到了市中心，你就准备着晚上抱被子过夜吧！”（这不信口开河嘛）“哦……真的？”

“那是，你没看我刚刚都走外高桥，没过市中心嘛，就怕这呀！”

“那你可真是细心呐，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！”

（知己啊……）“呵呵，为人民服务嘛！哪行都一样，现在钱不好赚呀！”

总算是脱离苦海了，

“师傅，谢您了啊！”

“那么客气干吗，回见了！”

水木风冲着远去的出租车还在挥手，“好人呐，好人呐，耽误晚饭了还送我，真是的，你说多不好意思……？”

???

??????

“啊……行李，我的东西……等等，我说你等等！”狂吼一声往前追去。

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正反两面滴,要不是红灯,人哪能追得上车呀,水木风提溜着自己的一个皮箱,一个大背包,晃悠悠地走向暮色中的 H 大。

几个男生耍着足球从校门口进来，旁若无人得颠来倒去，要什么要，要要去足球场啊，看这人多故意的是吧，算了，别管那么多事，就问问他们吧。

“哎，我说同学，打听个……”还没怎么开口，被喊的那个男人一愣，没接着同伴传来的球，球就直冲冲得朝着水木风飞来，水木风本能得一个仰身，帅气得躲过了袭击，刚想竖起两根手指表示庆祝……

“哇！”一声娇呼。

啊？好像打到人了。水木风转身，看到一个穿紫色裙子的女孩子，捂着脑袋半蹲在地上，书本散了一地，好像打中脑袋了，准呐。

“你没事吧，要不要紧啊？不好意思哈！”水木风满脸歉意得问道，低头帮她捡书，又不是我踢的，我干吗和她道歉了，我有毛病啊，这不没事找事嘛！

“你这人长不长眼睛啊？这是踢球的地方吗？”果然言中，水木风抬头就看到一双泛红的大眼睛，紫衣女生可能真的被打痛了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又不是我踢的，你冲我喊什么喊啊！有病。

“我说你倒是说话啊，你哪个班的？”紫衣女生见水木风不





答话，更上火了。不行，这黑锅不能背，刚来就这么晦气还了得，太不吉利了。“不是我踢的，我差点也被踢到，还好闪得快，明显你背。”

“那是谁干的？”

“他们……咦？人呢？”水木风顺手往下一指，等他转头的时候，背后一片空空如野，

“不是吧？这也行？”紫衣女生对眼前这位男生的信任程度降到了极点，鄙视的情绪极度膨胀，“说？哪个班的，我要上报训导处，看不给你个警告什么的。”

真佩服那几个男生，当机立断，颇有古人壮士断腕之风，看来就算不想背这黑锅也不成了，水木风绝望得摇着头：“我还不知道，我刚来，算我错了成不？小姐你就放我这回吧，其实真不是我踢的，你

“看我这像踢球的样吗？”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，摊开双手，指了指身边的箱子，又指了指背上的包。

“哦！那算了，当我信你了。”在有力的证据指引下，紫衣女生疑心渐消，“你这么晚来，现在哪还能报道呀，你先找个地方住一晚上，明天再来吧！”理好书，女生转身欲走。

“同学等等！”还不容易抓到一个，怎么能这样放你跑了，开玩笑！

“还想干吗？什么同学，你还有没有礼貌，叫学姐。”

学姐？我有那么小吗？当我是新生？晕倒，水木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，也是白T恤蓝牛仔，标准学生装：“那…那个…学姐，请问校长室在哪边？”

“你一个新生找校长干吗？”

“有点事，我一个朋友让我来找他。”

又是个开后门的，女孩藐视了水木风一眼：“跟我来吧！”转身往行政办公楼走去。

“哎，那麻烦您了。”现在女孩子怎么这么拽，真受不了，无奈，求人嘛，当下提着箱子紧跟几步，随着她走去。

一路无语，紫衣少女怀抱着课本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，水木风大包小包搬运工似的跟着，路上三三两两来去的学生哥学生妹见了紫衣少女纷纷上前招呼，

“秦学姐好，下课了？”

“秦学姐，周末有活动吗？”

“秦学姐，…………”

紫衣女生极有风度的点头回礼，水木风暗想，好嘛！刚来就遇上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了，看来运气还真不是一般得好，刘大哥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差事。

“哎，这边，你往哪走呐！”紫衣女生一拽水木风的衣袖，汗……在想事，跟错人了，“跟我上来吧，校长室在三楼，”“不麻烦你了，秦学姐，我认识地方了，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和我爸回家一起吃饭。”

“秦校长是你父亲？”不是吧？也没巧成这个样子的，水木风脑筋短路。

“是呀！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紫衣少女头也不回，一路小跑着上楼。

“哦！没……没，当然没问题。”水木风脑中浮现出刘大哥的那段话不由打了个冷颤，急忙和紫衣少女保持 10 米安全距离，

“小风，你记得，去了 H 大你就算是砸了办公楼，炸了实验室也不要再去惹秦校长的宝贝女儿秦兰，万一不幸被她盯上了，你赶快逃命去吧！”

看着不象破坏力那么大呀！刘大哥言重了吧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虽然我能玩，初来乍到得，收敛点的好。

“爸，有人找你报到，水呢？水呢？我渴坏了！”紫衣少女……哦！应该叫秦兰，把书往沙发上一扔，冲向净水机。

“找我报道？报到那是教务处的事，找我有什么用啊？”秦校长大惑不解，摘下眼镜看着活蹦乱跳的宝贝女儿。



“我怎么知道，我把他领来了，在后面。杯子呢？杯子呢？”  
还没喝上呢。

秦校长转头看见刚进门的水木风：“你是？”  
看着这位中国汉语界的泰山北斗，水木风哪敢失礼，恭恭敬敬得施了个半身礼：“秦校长好！我姓水，名木风，刘大哥介绍我来的。”

“哦！是水老弟呀！我都等你半天了，远志刚和我放下电话呢，正说起你，一路上辛苦了。”秦校长上前热情得握住了水木风的手。

“不敢当不敢当，年纪轻轻的，当不得辛苦两字，让您久等了！”水木风受宠若惊，刘大哥怎么说的？别把我给夸过了。

“别老您啊您的，我听不习惯，”秦校长摆摆手，“你随远志吧，他叫我一声大哥，你也叫我声秦大哥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我就高攀了，秦大哥！”水木风也是个洒脱之人，自然不会在意这些。

“兰儿，来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水木风，水叔叔，是你刘叔叔推荐到我们文学院任教的老师，他教…教，哎，你教哪一科。”

倒，遗传遗传，现在知道秦兰的脾气是哪里来的了，水木风尴尬道：“古汉语文学。”

可怜的秦兰，喝到一半的水喷了个漫天花雨：“叔叔？？老师？？他？他好象还没我大”一双漂亮的眼睛瞪得和铜铃那么大（这个比喻可不怎么滴）。

“是啊，是老师，能者为师嘛，这和年龄大小无关。”秦校长再次确认。“木风，这是我女儿秦兰，天智愚钝，山野之女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没大没小的，你可别介意。”

再说，再说下去呀，别停，我爱听，真是解恨，刚刚还被她占了“学姐”两字的便宜：“秦大哥过谦了，秦小姐大家风范之态，沉鱼落雁之貌，何来天智愚钝，山野之女之说。”水木风微笑着答道，换来秦兰恶狠狠的眼神，好话都不让人说？

“哈哈哈，都别客气了，对了，小风啊，你现在的寝室还没安

排好，你晚上就先住我那吧，让兰儿烧几个好菜当给你接风。”  
秦校长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。

“什么？他住我家？”秦兰显然有意见。  
“这……太打扰了，我先住学校宾馆也一样！”水木风明显也不干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，那是个火坑。

“就这么定了，我还要和你好好聊聊呢！远志可说了你不少好话哦！”秦校长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反对意见。

秦兰狠狠得盯了水木风一眼，水木风摊了摊手，意思是不管我的事，问你老爸去。

秦兰也没有拂自己爸爸的意思，毕竟有水木风这么个外人在身边，总不能太不对自己老爸面子。水木风和秦校长（秦回）两人说笑着下了楼，身后跟着得是满脸怒容的秦大小姐，出了行政楼，天已全黑，趁秦回去停车场取车之时，秦兰再次警告水木风不可有任何狼子野心，天那！阿风心中呐喊：“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再来……”当下唯唯诺诺，必恭必敬连称不敢。

秦校长家处文苑路的风雅苑，闹中取静，着实是一处难得的养心之地，秦回的家就在风雅苑深处的一幢独立的排屋之内。

“好了，小风到了！”秦回停好车，过来帮着水木风提行李。  
“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不重！”水木风连连摆手，自己再怎么个书生样，也不能让这么大岁数的教授帮着自己拿行李吧。

“好好！我不提，兰兰，你看着干吗？还不帮一把。”秦校长也不客气，指挥自己女儿代工。“哼！”秦兰操起我身边的一个袋子，往家里走去。倒，那是火车上的矿泉水，你还不如不拿呢！

哇！现在的老师条件不错啊！秦校长家3层排屋，家里装饰清新典雅，以布艺和木制家具为主，一进门水木风就看见了墙



上的一个八卦，“秦大哥，你研究周易之术？”水木风诧异道，“咦？木八卦？很少见啊！”道门八卦多为铜铁所制，木八卦倒是生平仅见的。

“呵呵，谈不上研究，稍有涉猎，有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吧，家里多是木制的，这个八卦还是我专门请人做的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！”水木风环视了客厅一周，微微一笑，“秦大哥真是打扰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的教师宿舍什么时候能安排好？老在你家叨扰实在是不太方便。”

“也就这两三天的事，兰兰，你快去煮饭吧，你风叔叔第一天上门，不能怠慢了人家。”

“知道了！我先换身衣服。”秦兰放下东西走上了楼。

“小风，你把东西放客房吧，已经收拾好了，在二楼第一间。”

“好，那我先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见。”

总算停下来了，两天的奔波，就算不累也是满身风尘，水木风收拾好东西，长长嘘了一口气，接下来就是一段美好的校园生活了，长那么大还没上过学呢！没想到第一天进校园身份就是老师，哈哈！夸张，先洗个澡，吃完饭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个翻身，脱去上衣就打开了浴室的门。

恩？不是浴室？

这是哪？还有床，粉红色的，还有个人，女人？

在干嘛？

脱衣服？啊？啊？！

秦兰看着夺门而入的水若峰，瞪大了双眼，张大了嘴巴的水木风，她也傻了，脱了一半的衣服都记不得放下来，两人就这么对视了五秒，十秒，十五秒……

秦兰终于做出了最客观，最明智的决定。

“啊…………！！！！！”刺耳的惨叫声划破了夜幕，秦兰处于崩溃边缘，再也顾不得什么了。

水木风快速冲回了自己房间，怎么回事？房间…是…是通

的？完了，这下不是游街就是浸猪笼了，刚刚我看到什么了？忘了，好像什么也没看到。这下惨了！”

“怎么了？兰兰你出什么事了？”秦回再聋也不可能听不见这样的惨叫，急忙上楼敲响了女儿的房门。完了，看来卷铺盖回家吧！”

“没…没事，爸爸，有…有…有蟑螂，已经跑了？”秦兰惊魂未定，颤抖着说。没举报？那么好心？不会吧？

“蟑螂？让你不要在房间里吃东西了，招来了不是？以后注意点，好了，快换好衣服下来吧，小风，你也快点。我饿坏了！”

“好，就来。”我和秦兰异口同声答道，衰！

水木风下楼后在沙发上闷头喝茶，不是人，流氓啊！偷看“侄女”换衣服，要遭天打雷劈的，猛抬头，正对上了从楼上下来的秦兰，秦兰已经换好了一身浅兰色的居家服，水

木风不由又回想起了刚刚的一幕，老脸一红，赶紧喝茶掩饰，好像刚刚穿的也是浅蓝色的小可爱。

“我说小风呀！你杯子里已经没水了，你喝什么呢？”秦老疑惑道。

“啊？咳咳！”

秦兰用手半掩着快滴血的脸颊，快步冲进了厨房。

一顿晚餐总算是相安无事得吃下来了，除了水木风与秦兰始终不敢对望一眼外，水木风和秦回杯盏相交，把酒言欢，也凑合能算上是宾主尽兴，秦回纳闷了，平时张牙舞爪的女儿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“不早了，小风你今天早点休息吧，这几天没课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在杭州逛逛。”秦老起身走进了自己的卧室，“我也去休息了，年纪大了，精力不行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秦大哥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！”水木风巴不得早点睡，先把今天过去了再说，也不敢再看从厨房里出来的秦兰，转身就想溜上楼，转念一想，又朝秦兰走去。

“秦…秦学姐，”水木风都想不好该怎么叫她了，“刚刚对



不起！”

“不许再提这事，你再提我撕了你！”秦兰咬着牙，刻意压着声音说。

“我真不是……”

“不许再说了！”

“不是，我……”

“说了不许再说了！你听见了没？”

“那……那浴室在哪？”

“………你把衣柜打开，里面有扇门，进去就是浴室！”

什么？浴室在衣柜里面？这是TMD谁设计的房子？这不扯蛋嘛！水木风再次傻眼，真是冤枉呀！“那谢谢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秦学姐晚安！”礼多人不怪，礼多人不怪！转身逃也似的冲进自己房间。

“啊…太舒服了！”洗尽风尘的水木风直挺挺得倒在了松软的床上，突然听见隔壁传来了重物拖动的声音，贼？连忙坐起，再仔细听听，“咚”，和秦兰相通的门上传来了重重的撞击声。倒，竟然拿家具在挡门，太过分了，把我当什么了，水木风一肚子委屈，这辈子还没这么被人当贼一样防过，你挡，我也挡，沙发呢？在哪！我拖，我顶…

秦兰好不容易把门给挡上了，重重的嘘了口气，这下放心多了，至少不会无声无息得被那只野狼进来了。突然，身后的门上也传来了“咚”的封门声，什么？你…你还来防我？这是我家哎！有没有搞错？这只狼崽子懂不懂礼貌啊！秦兰四下寻着能挡的东西，哼！看谁挡得多。对了，床头柜。

“叮呤呤…”闹钟很是敬业得响了起来，秦兰勉强睁开了惺忪的双眼，好累啊！昨晚简直就是搬家嘛，又被对面那个家伙气得失眠，才睡下没多久，死闹钟！双手抓起闹钟就往外扔去。“咣！”水木风被吓得从梦中惊醒，啊？什么？她还来？昨晚还没闹够？再听会又没动静了，算了，再怎么说也是寄人篱下，总不能一来就睡懒觉，印象不好，起来吧！

“秦大哥，早啊。”水木风洗漱完下楼就看见秦回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秦回笑着说：

“小风你起来了啊，怎么样？换了地方还睡得习惯吗？”

“恩，还好，我睡觉从来不挑床的，哪儿都一样！”水木风点头答道，“秦大哥今天要去学校吗？”

“是呀，刚开学，虽然没上课，可我这个校长可没那么轻松，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，今天让兰兰陪你出去逛逛吧，随便买点东西，分给你的宿舍可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要趁早去买。”

“那我自己去吧，我也没来过杭州，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玩玩，就不要麻烦秦兰了，”

“她自己也有自己的事呢。”水木风不敢冒险，让她陪，那不是完蛋了，新仇旧恨加起来，她非把我给卖了不可。

“她一个小丫头能有多大的事呀，你又没来过杭州，路不熟不说，连哪买东西都不知道，多不方便，就让兰兰陪你吧！兰兰，兰兰！”

“干嘛呀？人家睡着呢！”秦兰揉着眼睛从房间里出来。

“兰兰你今天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事呀！怎么？”

“那正好，你今天就陪你风叔叔上街去买点东西，他初来乍到得，不太方便。”

水木风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，凭昨天晚上那搬家的热闹劲，她怎么可能还会答应陪我逛街，正好，一个人安全多了。

“好的，爸爸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风…叔…叔…的。”秦兰眼睛闪过了一丝狡猾的笑意。什么？水木风大惊，这丫头不会真打算把我卖了吧？

“那就此，那你风叔叔今天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，一会还开会呢！”秦回交代完后就赶着出门去了，留下水木风和秦兰两个人在家中大眼瞪小眼。

“风…叔…叔我们也出门吧，今天天气不错哦！”秦兰笑吟吟得对着水木风，态度好得不得了。

“别…别，你叫我小风就可以了，我可真受不起。”叫叔叔就



叫叔叔吧，干嘛要加重音啊，听得人直发憷，水木风有点出汗了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哦！小风，那我们走吧！早去也能多逛点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，你等等，我去拿张地图，我昨天刚买的。”

“不是有我吗？还要地图干吗？杭州哪还有地方我不认识的呀？”

就是因为有你才要用地图，等你把我卖了，我也能自己跑回来！水木风可没敢说出来，只好找了个不太合理的借口：“你可以在帮我带带路，有地图我记得熟一点不是嘛！”

“我说不用就不用，你怎么那么罗嗦！”秦兰一把拽起水木风就往门外推。

“等等，你斯文点，斯文点，等我拿地图，地图啊…杭州报警电话多少你也要告诉

我呀，是110吗？”水木风垂死挣扎！！

### 3

秦兰拖着水木风满大街转悠，把可怜的水木风晃悠得一愣一愣的，东南西北早就分不清了，哪还顾得上记路呀，还好，看来秦兰也没把水木风卖了的意思，水木风也就随她去了。

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，水木风手上的购物袋越来越多，可好象没多少东西是自己的，差不多都是秦大小姐的东西（传说中今天是出来给水木风买东西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！）。

“秦兰，你等我一下，”水木风拖儿带口的，哦，错了，是拖袋带包得落在后面，“我说‘导游’秦小姐，你照顾一下游客好不好？我那么多东西走不快的，我们慢慢逛，不急不急。”水木风对局势还是很清楚的，现在最好的态度就是任劳任怨。

“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呢，你慢慢熬吧！这叫恶有恶报，看在刘叔叔的面子上我才放你一马，要不然你以为就逛街那么简单？

抓你去公安局！”秦兰在前面稍稍放慢了脚步，回头道。

“我可真没干什么坏事，真是冤枉啊！早知道昨天就安下心，该看得就看，绝不放过！”水木风暗想。

“秦兰，我怎么记得这儿我们来过了？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过去的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不对啊！浣纱路，我们真走过了。”

“恩，看来你还没怎么晕！再来几圈！”

“啊？！！！！”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苏东坡苏大家的传世绝句，吸引了千古无数文人流连左右，留下了无数动人笔墨，估计把所有的诗篇抄在白纸上应该能把西湖绕上几圈了，真可谓是三步一诗五步一词，隔三差五还有个小曲，什么叫文化底蕴，这就叫文化底蕴，标准闲话。

金秋十月，西湖已尽褪夏装，披上了秋衣，荷花已谢尽，秋风拂过，湖面一片涟漪，不知从何处飘来了桂花的香气，水木风深深得吸了一口气，大大得伸了个懒腰，瘫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：“好舒服啊!!!!让我懒一下。”总算是说动这位大小姐休息会了，连着走了三个多小时了，累倒不累，总觉得把那么好的时间浪费在商场有点亏。

秦兰看着水木风瘫在长椅上半身不遂状，气得踹了他一脚。

“哎呦，你干吗呀？这是肉哎！”水木风抱着小腿连连呼痛。

“你坐成什么样了，旁边那么多人看着呢，还老师呢！为人师表知道不知道？”秦兰一点也不客气。

水木风开始掰手指了：“第一，从理论上说我现在还不是老师，又没聘书又没开始上课，算什么老师呀！第二呢，谁告诉你老师不能伸懒腰不能瘫着坐的？你心目中的老师都是手拿教鞭，口吐泡泡，哦，不是，是口吐八股的？”

秦兰一时语噎，水木风笑了笑，拿衣袖擦了擦椅子：“休息会吧！一会还逛呢！坐。”